

BAIHUA
PROSE SERIES



主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施蛰存散文选集



I26
36

81219



百花散文书系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施蛰存散文选集

应国靖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津]新登字(90)002号

施蛰存散文选集

立国靖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092毫米 1/32 印张103/8 插页2 字数196,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92年1月第3次印刷

印数:13001—33000

ISBN 7-5306-0684-0/I·602 定价:4.80元

编辑例言

一、本套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目 录

序言.....	应国靖(1)
雨的滋味.....	14
鸦.....	31
蝉与蚁	
——无相庵急就章之二.....	37
须	
——无相庵急就章之三.....	40
手帕.....	43
鬼话.....	47
谈奖券.....	51
名.....	55
渡头闲想.....	59
赞病.....	63
买旧书.....	67
书相国寺摄景后甲.....	70
书相国寺摄景后乙.....	74
寓言三则.....	78

稻草人和饿了的刺猬	73
寒暑计	79
风·火·煤·山	80
春天的诗句	81
“无意思之书”	86
小品·杂文·漫画	89
画师洪野	92
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	96
绕室旅行记	105
谈日记	
——《域外文人日记抄》序	113
我的日记	117
同仇日记（1937年8月12日—9月5日）	126
西行日记（1937年9月6日—9月29日）	147
适闽家书（1—8）	173
跑警报	199
米	204
三个命运	208
山城	216
他要一颗钮扣	220
驮马	227
浮海杂缀	231
别了，上海	231
台湾人	232
鼓浪屿	234

午餐	235
河内之夜	237
怀念云南大学	242
栗和柿	246
关于图书馆	251
一个永久的歉疚	
——对震华法师的忏悔	256
独笑	260
我的爱读书	263
卖糖诗话(1—8)	266
旅晋五记	279
五台赞佛记	279
山西的塑像	280
山西的唐塑	282
艺术与宗教	284
沁县文物	285
乙夜偶谈	287
形象思维	287
宗教艺术	289
旧书店	291
古代旅行	293
真实和美	295
官僚词汇	297
神仙故事	299
题目	302

百花齐放	303
贺年片	305
重印《边城》题记	308
重印《杂拌儿》题记	311
《戴望舒译诗集》序	314
重印《黄金》题记	318
《红鼻子》的作者	321
《宝姑》	323

序 言

应国靖

中国散文艺术的传统，一向异常深厚，在现代文学中，这一文学形式更是大放异彩，人们可以一口气报出许多有独树一帜风格的散文作家名字，鲁迅、瞿秋白的说理散文纵横捭阖、恣肆汪洋；郭沫若、茅盾的写景散文，情景交融，意境幽丽；夏丏尊、丰子恺的知识性散文，清新隽永，引人入胜；朱自清、冰心的抒情散文，情文并至，动人肺腑……他们的作品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读者如数家珍一般回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散文作家时，却常常遗忘了一位有独特风格、才气横溢的作家，他就是长期遭到曲解的施蛰存。

施蛰存生于一九〇五年，至今已届八十高龄。祖籍杭州，但他的文学生涯主要是在上海度过的。他早在十六岁时就给报刊投稿，并与张天翼、戴望舒等人创办文学旬刊《兰友》，之后又编辑《瓔珞》、《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文饭小品》、《文艺风景》等文学刊物，其中特别以编辑一九三二年五月一日创刊的大型文学月刊《现代》而使施蛰存蜚声文坛。

施蛰存的文学活动涉及面较广，写过小说、散文、诗，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还标点、注释了许多我国古典文学作品。施蛰存的文艺习作开始得很早，早在中学期间就已向上海出版的鸳鸯蝴蝶派刊物《礼拜六》、《星期》、《半月》投稿，从刊登的十篇写实主义的小说来看，已反映出施蛰存在学生时代就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小说，虽然在鸳鸯蝴蝶派刊物上发表，但它们的题材内容，和创作方法，还是受了西方短篇小说的影响，以描写世态人情，反映社会现实为目的，而并不流入庸俗的恋爱故事或黑幕小说。”直到一九二八年一月，他在《小说月报》上发表小说《绢子》，从此跻身于新文学运动的行列。

施蛰存在一九二三年自费出版一本小说集取名《江干集》，之后又陆续出版七本小说集：《绢子姑娘》、《追》、《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和《小珍集》。在《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中的一些小说，作者运用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意识流、蒙太奇等新兴的创作手法，并努力以此剖析各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从而成为我国较早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进行小说创作的作家之一。在写《小珍集》时，作者又回到了正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可惜的是以后就中止了创作生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和古典文学钻研中，除了偶尔写些散文、杂文，就此与小说创作分手了。施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前出过两本散文、论文集《灯下集》和《待旦录》，另外散见在报刊上未收集的散文还有五、六十篇。

施蛰存的散文，大多是随笔式散文。随笔是我国古典文学的一种文学形式，在西方，随笔性的散文也很盛行，特别是英国更繁荣。施先生年轻时就谙熟中国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他从中领会到真谛，使他喜爱并熟练地写作这类随笔式散文。因此，我们常可在他的散文中看到一会儿对某一事物议论几句，评赞数言，一会儿索性把话头搭到别处，借此发些牢骚，谈些感想，既平易隽永，凝炼自然，又情意酣畅，鞭辟入里。

在施先生的散文中，没有烈火狂飙，铁骑奔腾的文字，更多的是飞花点翠，光风霁月的作品，他擅长于描绘生活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苦难生活中的一段故事，心灵世界中的一星烟火，时代激流中的一片微澜。在他的散文中读者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然而字里行间又夹带着机智、幽默。

《雨的滋味》是施先生最长的一篇散文，他写了四个季度的雨，在不同的地方欣赏不同季节的雨的心情，又独具匠心描述了雨的颜色，雨的声音，还从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探索了下雨对人的情绪的影响。在他的笔下，雨简直成了一件有生命的物体，从雨谈到了生活的乐趣，讲到了生活的艺术，文章恰到好处的引经据典，体现了作者博闻强志，解颐的妙语，精彩的比喻，显示了作者驾驭文字的功效。作品既给读者勾画了一幅幅错落有致，风姿潇洒的雨景图，又象叫人们读到一篇命意警辟，譬喻贴切的关于雨的论文。作品一开头就吸引了读者。

如果你在泥泞的田埂间，或在淤隘的巷陌中，撑着一柄油纸伞

一脚高一脚低的踉踉跄跄走去，风又吹得你寒冷，檐溜水滴在小洼里又溅得你衣裤都湿，此时的雨，对于你不过是一瓢苦水，你哪里会觉得有什么精致的滋味蓄于其间呢。

然而你试想一想，古来有多少诗人，写下了多少充实着情感美音调美的咏雨的丽句给我们！你如果说他们也不曾在雨中发现过新鲜的滋味，则他们又何必如此不惮烦地雕琢出这些艺术品来呢？所以你如能更细心的反省一下，你姑且将对于雨的不快意的感情丢开；你再考虑一番生活的艺术，你要能假设你生活在雨中——不论是蒙蒙的微雨，潺潺的淫雨或滂湃决滂的骤雨，也安闲恬静地如在云淡风轻的春日与天高月白的秋夜一般。如此，你便能不由的从你自己的会心里体验出雨的精微的滋味，更从此你可以恍然于古人何以这般再三再四的将雨写入他们的诗句了。

类似这种光华照人的开头，我们可以从施先生好多篇散文中看到，例如《鸦》就是这么写的：

对于乌鸦，不知怎的，只要一听到它的啼声，便会无端地有所感触。感触些什么，我也不能分析出来，总之是会使我悲哀，使我因而有种种的联想，使我陷入在朦胧的幽暗之中，那是有好几回了。

紧接着作者就讲了四个片断，来证明自己的论断，最后再加以分析、总结，深入浅出，层层剥笋，这样就不但能给读者以情绪上的感染，而且能给读者以思想上的启示，谈言微中，发人深省。在《书相国寺摄影后甲》和《书相国寺摄影后乙》中，作者并没运用锋芒毕露、力竭声嘶的语言提出要保护文物，而是将联翩的浮想浸透在清淡明秀的笔墨中，使人感到作者丝丝入扣、力透纸背的推论是正

确的。写这种文章时，作者很注意不让一点说教的口吻出现，显明的道理通过作者对生活的深切体会和独特感受表达出来，说来娓娓动听，如话家常，有故人相晤之亲切，而无严师面诲之紧张，有促膝谈心之舒畅，而无正襟危坐之拘束。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作者没一定的工力是办不到的。

施先生的散文中回忆故人、朋友的作品很少，《画师洪野》和《一个永久的歉疚》可以说是他解放前仅有的两篇，作者以朴素的文字在不长的篇幅中，表达了自己真挚、深厚的情感。洪野是一个不出名的画家，施先生在松江执教时曾与他有所交往，了解他的艺术观，知道他的人生观，然而施先生只在“过往甚勤”的友谊中，撷取了二、三件小事来反映洪野的为人。施先生初次与洪野见面时，对洪野的画赞不绝口，这中间确带有一种礼节性的客气，没想到洪野直截了当地问刚认识的客人，画好在何处？这就使当时对画是外行的施先生很窘急，但这一问却蓦地将洪野直率的性格衬托出来了，接着洪野给施先生讲解了哪些画好，哪些画不好，当知道施先生喜欢一幅叫《黄昏》的画后，洪野就默默记在心中。事隔多月，洪野亲自将这幅画送到施先生的学校，尽管这幅画在全国美术展览会上标价很高，而自己的家境又很穷，他还是执意要送给施先生，从这件施先生随口说过就忘怀的小事又可看出洪野待人的诚恳。在艺术创作中，洪野不迎合时尚，随波逐流，努力创作反映人生的图画。在作品的结尾，施先生充满深情地写道：“他在贫困的生活中，一个人寂寞地描绘他所同情的人物，直到死。我能够了解他，然而不能接受他，这是我

至今还抱愧的。现在他死了，除了寡妇孤儿，以及几帧不受人赞美的画幅以外，一点也没有遗留下什么。社会上也决不会对于他的死感觉到什么缺少，而他生前的孜孜矻矻的工作亦未尝对于社会上有什么贡献。他就只是以一个忠诚的艺术家的身分而死的。在活着的时候，也未必有人会注意他，则死了之后，人们亦不会再长久地纪念他。一个水上的浮沤，乍生乍灭，本来是极平常的事情，但我却从这里感到了异样的悲怆，为了一个友谊，为了一个伟大的人格。”在《一个永久的歉疚》中施先生写到自己由于在小说《黄心大师》中虚构了一个情节，致使一位法师误以为是真事，并写进自己的著作，使“他虔诚的著作里属入了不可信的材料”，为此，施先生感到“我将负着永远的歉疚，无法解除我的郁闷”。这么一件本来不应负什么责任的事使施先生感到深深的内疚，惭怍，还以忏悔的心情写了这篇散文，恳切情深，磊落胸襟，很使人感动。施先生在这两篇散文中，为我们刻画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也反映了作者的为人，别具一格，于平淡中显示了他的高超技巧。作家只有异于常人的“只眼”，才能透过事物的表象，寻幽索微，洞烛底蕴，才能在看似平凡的地方，捕捉到有特色的形象，总之，要看得真切，感受得深刻，有了素材的积累，才有可能真正激发起写作的欲望和冲动，写出自己最熟悉，最有兴趣，最带有情感的事件和人物，胸中有丘壑，下笔才会满纸云烟。

在施先生的散文中，我们看不到矫揉造作，故作姿态的文字，他总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笔端蕴藉着丰富的感情，坦露心怀，直抒胸臆。在《赞病》中，他风趣、

幽默地写了自己从小时候如何装病为骗到一些食物，一直写到成人后生病又有什么好处，这些体会只有一个穷知识分子才会有，同时，他以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反映了贫穷文人的生活侧面，使读者在低回讽诵中领悟一些生活的道理。《渡头闲想》一文，作者也是“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的态度，写出了自己的心情，使作品产生叫读者悠然神往的魅力。

施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了养家活口，曾转住各地，到过昆明，贵州，徐州，香港，永安，河内等地，在途中和居住时，所见所闻又促使他写下了多篇散文，《跑警报》，《米》、《三个命运》、《山城》、《他要一颗钮扣》等篇中，施先生以浑合自然的笔触，为人们描绘了一幅幅敌人炮火下的生活图，讲叙了一个个很平常但又诱人深思的故事。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很注意用“曲笔”，也许是作者生怕文章贾祸，对有些事不敢直言不讳，但还是在文中巧妙地运用了“皮里阳秋”的笔墨，再次显示了作者的机智。在《跑警报》中作者写到每当敌机空袭警报一响，一般老百姓由于家当少，“一条毡子就完事”，所以也不太紧张，而真正紧张的是那些有钱的人，他们有大包小包搬不完的东西，那么为什么他们有汽车，不早把包裹，箱篋移到乡下别墅去呢？作者讥讽地写道：“你不是一个有汽车的人，你就不懂得一个有汽车的人的生活……当这国难年头，赚钱的机会比花钱的多，不能离开都会的大人先生是该被谅解的。”在《米》中，写到物价飞涨，米价更是涨到十二倍以上，以至“平素慷慨好交际的主人，当不速之客赶餐时来到的时候，也不免要忸怩地向太太去商量该不该款留客人了。”

当人们“不能不用从来没有的毅力去担荷这生活之艰辛”时，作者说每次吃饭时，总要向上帝感谢这一餐饭米的赐与，“然而，我对于一个朋友家里的女仆，却又不胜艳羨之至，因为，当我的朋友底太太，为了节约而买一种次号的赤米做饭吃的那天，那女仆说：‘太太，这是我们乡下喂猪的米哪！’”多辛辣的嘲讽，又是多心酸的话语，作者在这里没用剑拔弩张的语言，却将内地人民的艰苦生活，每况愈下的情景，通过信手拈来的随随便便的话表现出来，虽然写得朴素平易，不加雕饰，实际上却是经过惨淡经营，反复推敲才达到此境界。在《栗和柿》中看来作者是描写长汀的特产，但是忧国忧民的作者却始终没忘在写果树、果子时，自然地插进自己的感受。在一片树林中，长满了柿树和栗树，还有不少梅树，照例梅花开时是很美丽的，奇怪的是当地百姓却从不把梅树当花树，而将其当果树，他们都说梅子熟了，市上将有很好的糖霜梅和盐梅，生活的压迫，使人们认为“花与他们的生活没有关系”，一位摘柿子的妇人邀作者明年去买她的梅子，但她始终没有邀作者在新年里去看梅花，作者情不自禁在结尾时感叹：“多么现实的老百姓啊！”寥寥几笔就把一般老百姓与知识分子的身份，感情的差异写出来了，知识分子看到梅树想到的只是梅花，或者是“疏影横斜水清浅”的诗句，而百姓们想到的是可以多摘梅子多卖钱。作者常常是以引而不露，诙谐风趣的话语，启迪读者思索回味，领略作品的题旨，这种感情表达方式平和质朴，剥落浮华，既不见语气的急迫，又没有语势的凌厉，于舒坦之中盖见稳定凝重，这正如王安石所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对一般

艺术修养不足的作者来说是不易做到的。

建国以后施先生潜心钻研中国古典文学，撰写有关的论文。他长期进行两点一直线的活动，即从学校到家里，从家里去学校。他准备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智慧贡献给这方面的研究事业。但是变幻的政治风云，却打碎了他的良好愿望和远大理想。一九五七年，一阵风猛地向他刮去，将施先生吹到不能再研究、写作的地方，他就此失去了发表文章，登上讲台，公开发言等等合法的权利，可是有强烈事业心的人总是自强不息，不甘寂寞，施先生在夜深人静时他加倍地博览群书，他深信总有一天会对知识恢复名誉，错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会得到洗刷。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冬去春来，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春天来了，万象更新，施先生仿佛又年轻了多年，他那只似乎已枯涩的笔，又滋润流利起来。一九八二年被施先生称为自己的“旅游年”，他忘了自己已是七十七岁的老人了，还与一些同行们爬山涉水，到陕西，山西等省去讲学，开会，游览，其精神之旺盛，连一些中青年也叹为观止。回沪后施先生连续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十几篇游记，文章每篇都不超过千字，言简意赅，多姿多彩，洗丽宜人的文笔，思想精湛的论点，丰富渊博的知识，使人读后得益非浅。施先生将西安之行写成的随感式游记取名为《卖糖诗话》，共八篇。他把从事古典文学的教育和著述生活比之为敲锣卖糖，这一妙喻显露施先生的幽默依然如旧，例如在《卖糖诗话》之三，写到他去华清池杨贵妃的浴室“五间房”中的东二间参观，随后看了两间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出乖露丑的地方，如照一般写法